


清朝十二帝

陈书媛 编著 第三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三卷
陈书媛
编著



清朝十二帝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六章 镇压起义

一

林清，直隶大兴县宋家庄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死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终年四十四岁。他的祖先世居浙江绍兴，以务农为生。父名先本，因觅到直隶大兴县黄村巡检司书吏一职，携家北迁，定居宋家庄。林清年少时，不务正业，常遭其父的捶挞。十七八岁时开始自谋生路。先是进了北京西单牌楼南首路西的九如堂药铺，经过三年的学徒生涯，略懂一些医药的知识，后到三里河一家药店当了伙计，每月能挣得六千京钱，也进一步学到些医病配药的本领。后来因为身生疮毒，被老板赶出店门，流落街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更夫的工作，在北京的顺城街头熬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此时，正值乾隆皇帝八十寿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情景处处映入林清的眼帘，从街道两旁达官贵人深宅大院里传出的酒宴喧闹声又时时在耳边回旋。这又使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林清对贫苦阶层人民的穷困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有所了解。

由上述情况来看，林清不善于处世和生活，胡乱花光手里的钱，因而连遭失业，生活贫困，不得不屡次变更职业，成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无固定职业的游民。但是，长期的生活磨难又使他饱尝了无数的艰辛，耳闻目睹了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情景，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加之幼年的时候，他就听说过明朝末年李闯王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今景山），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白莲教首杨起隆率领上三旗奴仆造反、震惊朝野的故事；他在江南的时候，还常听人们讲起当地人民反抗清廷虐政的动人故事，也亲身接触了南方的秘密会社天地会，接受了天地会提出的“反清复明”思想；加之他又十分熟悉几年前才结束

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事情；所有这些，促使林清渐渐产生了要摆脱贫困、对统治阶级反抗和仇恨的心理。

嘉庆十一年五月，林清经董国太的族人董伯旺（又作博望）介绍，拜宋进跃为师，加入了京畿荣华会，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从收徒敛钱到利用民间各种秘密集社进行反清活动。

当时我国的北部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例如，在京畿和直鲁豫三省，就有荣华会、红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各种组织。它们虽然一直在各地频繁活动，但还没有发展为整个教派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嘉庆十二年，荣华会的首领顾亮病死。次年，荣华会成员陈懋林被其弟在直隶保定府告发，会内主要头目宋进跃等人被杖责后发配边疆，郭朝俊被吓得不敢管事，使荣华会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林清虽然也被牵连进去并在保定受到审判，但在受杖责之后获释。他回京后，立即联合刘呈祥和众教徒，逼迫郭朝俊交出了教主大权，自任教主。随后，林清即着手整顿荣华会，竭力扩大这一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他亲自走村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据他的外甥董国太说：“他素日总是劝人入教，口能舌辩，人都说他不过，要人的银钱，说是种福（按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将来一倍还十倍，就信了给他的钱，我也从没有见他还过。”可见，林清传教收徒开始是为了敛钱。不过，他的确拥有比同时代其他秘密宗教首领要远一些的眼光。他针对乾嘉时期土地已成为社会最尖锐的问题这一现实，提出了“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的口号。缺乏土地的农民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来，他的这些宣传，正迎合了当时当地一些无地少地农民的心理，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把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动了起来。加之，林清略懂医药，常给一些贫苦农民免费治病，要求入会者日渐增多，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争先恐后来到了宋家庄拜林清为师，并向他交纳“种福钱”。交纳三五十个钱的，希图将来得地三五十亩；交纳三五百文的，则希图将来得地三五顷。虽然林清提出的土地口号非常笼统抽象，远比不上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均田”主张以及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系统、具体，却依然打动了缺少土地的农民的心。因此，他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在此基础上，林清又竭力倡兴白阳教，力图将分散在京畿

的红阳教（在通县附近活动）、白阳教（在直隶新城和固安县活动）、大乘教（在直隶雄县西北的八个村活动）等联合起来。

雄县西北八个村的大乘教，是直鲁地区大乘教的一个支派，其首领杨宝在这个地区活动了三十多年。刘进亭（后来成为林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之一）是他的徒弟中最有名的一个。刘自己还收了三十余个徒弟。嘉庆初年，他们加入了固安县张四胡子领导的白阳教。嘉庆十六年（1811年），大乘教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被迫解散，杨、刘就加入了荣华会。

乾隆三十六年，新城县的白阳教首王四收张四胡子为徒。嘉庆初年，张又集合了辛家村的李得（即李五）等四股势力一百余人，壮大了白阳教的队伍。

以上各教派分立于京畿地区，各股人数虽不多，但互不统属。为了把他们统一起来，林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嘉庆十四年以后，林清经常到雄县和固安走访刘进亭和李五，同他们一起讨论民间秘密宗教的信仰、仪式等问题，发泄对清廷腐朽统治的不满。经多次的交往，三人之间建立了日趋紧密的关系。林清因其善辩的才能和反清的思想得到刘、李二人的钦佩和赞赏，他不仅顺利地接管了大乘教、白阳教，而且以后不断得到十分富有的李五和广大教徒的资助，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正如董国太所说：“教内的人都凑钱与林清行礼。林清先前贫困，与我同居，因系甥舅，日用都是我家帮贴的。自做了教头，才有钱使用，就不须帮贴了。”随着教徒的增多，林清的家境日趋富裕。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敛钱肥私。为了继续扩大教会的势力和影响，林清不置买地亩，而是“分散穷人，已有多年”。相传他家还设有谷仓十七个，专门用来接济教内外缺食少粮之人，“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颇有宋代梁山泊好汉将所得弃若粪土的气派。荣华会内存在有等级制度，例如，每当新教徒入会时，林清和会内的众头目都按等级顺序坐定。然后由新教徒依次给众头目磕头，最后才能给林清磕头，无论是谁“都不敢叫林清名字”，只能称为“林爷”。但是林清“待同会的人并不厉害，从没有行强打架的事。人有不是来告诉他，他不过传到这人训斥几句”，此事即算了结。因而有更多的群众加入进来，进一步壮大了荣华会的势力。

嘉庆十五年前后，林清又通过他的朋友、通州荣华会首领屈四，与当

地的一支白阳教取得联系，使之很快接受了他的领导。这样，除了李老领导的红阳教外，林清初步完成了统一京畿各个教派的任务。

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和荣华会势力的增长，林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见拢的人多了，就想赶走紫禁城的皇帝，推翻清朝。为此，他自称能预测到未来发生的事，能审祸福，明吉凶，说他“在八卦内算出本朝是‘木立斗世田’，不怕南来一只虎，只怕北来一只鸡”。这是接受和发挥了天地会的反清思想。乾隆年间天地会内就有“木立斗世清该绝”之说（按：“木”、“立”、“斗”分别是“十八”、“六十一”、“十三”的变体，“世”是“卅二”的变体），暗示清朝统治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到乾隆三十二年即将垮台。林清即借用这一过去在民间颇为流行的传说，表明自己要依靠八卦教的组织力量，等待时机，掀起一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林清又将京畿地区统一后的教派称为白阳教，为应“白阳劫”，以便起事。几乎与林清同时，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也在积极从事秘密宗教活动。

林清在京畿荣华会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之后，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依然很薄弱，要壮大反清势力，还必须联络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八卦教，及时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的口号。

嘉庆十六年（1811年）二月，林清在徒弟支进才的陪同下，首次来到滑县，但李文成手下人认为他无勇无谋而又妄自尊大，都不理睬他，结果无功而返。四月，林清第二次来到滑县。在牛亮臣的竭力劝说和鼓动下，李文成和冯克善等人才热情地接待了林清，彼此倾吐了反清的夙愿。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使三人结为兄弟，成为“刎颈之交”。林清首先推崇李文成是八卦教主，要求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徒都尊奉他。接着，经林、李、冯三人合谋，李文成率众人到九宫教首梁健忠家讲论，严厉斥责他平日只知吃斋静坐，收敛钱粮，胸无大志，所传教义不真。年逾古稀的梁健忠势力不敌，论理不过，只得让出卦主席位，并把教内的花名册也一并交出了。李文成将九宫教重新改为震卦教，正式当了卦主，“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见清大悦，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

这次会见之后，林、李、冯三人分别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动员群众入

会，发展组织。林清派他的徒弟徐安国在直隶长垣、东明，山东金乡、曹县和定陶一带发展八卦教。经过几年的努力，当地教首崔士俊、朱成贵也都接受了林清和李文成的领导。冯克善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传授拳术为名，收了山东德州宋跃隆父子为徒，“众遂奉克善为离卦头目”。不久，他又将拳术和枪法传给了牛亮臣的儿子牛文成，以及河南浚县李大成等人，使离卦的势力得到扩大。李文成在河南也大力招收教徒。他谆谆嘱咐入教的徒众说：“你们好生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显然，这是借助宗教语言向教徒指出：如果起义失败了，人们将会遭受更加沉重的苦难。相反，如果起义成功了，人们就会推翻黑暗统治，赢得光明，进而使梦寐以求的幸福乐园得以实现，充分显示出李文成对自己反清事业的正义性是执着而自信的。在经济上，李文成和林清一样，也提出了反映河南地区广大农民愿望和要求的土地问题：“入教者俱输以钱，曰种福钱，又曰根基钱，事成偿得十倍”，“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这种宣传方法，在当地效果显著，入教的人数越来越多，“相从者众”，只滑县一带就有大小男妇三千八百多人加入了震卦教。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李文成和冯克善等在河南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首先实行大联合，在反清的大旗下，正式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坎卦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定名为“天理教”。根据这一决定，他们又四处散发写有“天理示署先天祖师刘、后天祖师林”（按即说明林清是八卦教始祖刘佐臣的天赐接班人）的黄纸，在各地极力扩大天理教的组织势力和影响。因此，天理教就成为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战斗的一面旗帜，从而在京畿和直鲁豫三省部分地区发生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反清武装斗争。

二

在此次会议中，林清等人还讨论了起义的口号、计划、目标等内容。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策划反清起义，具体商讨了起义的口号、目标和计划。

第一，以《三佛应劫书》中的劫变思想作为起义的理论根据。

《三佛应劫书》，全名为《三佛应劫统观通书》，是天理教首领之一的于克敬奉献给林清的。此书在起义失败后被清廷销毁，故其内容已无从稽考。据一些史料的零星记载，此书传自石佛口王氏（明末闻香教主王森的后代），主要宣传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思想，未来由弥勒佛掌教，大地建成理想世界。书中大肆宣扬“清朝以（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原来是土星”，这里不仅十分明显地带有反清复明的意图，而且暴露了王氏登基为帝的野心。林清对这一宗教信条进行了改造，把“未来”的希望提早到“现在”来实现。他向教徒大肆宣称：“弥勒佛有青洋（阳）、红洋（阳）、白洋（阳）三劫，此时白洋（阳）应劫。”“若逢未来佛出世，即得好处。”林清是借用宗教的语言，以“应劫”来鼓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清行列。

为了做好起义的舆论准备工作，林清还用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遂号“盐霜十八子”，自称“李自成转世”。很明显，林清等人彻底摒弃了石佛口王氏，以及虚无飘渺的“牛八”，而是要以李自成为榜样，领导农民起来革命，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

第二，分封“三皇”、“八宫王”、“六十四卦伯”，并确定各自夺取的地区。

林清在这次会议中被众人说成是“太白金星下降”，应该做天皇；李文成和冯克善分别被推举为人皇、地皇。会议还做出了决议，将来起义成功后，天下由人皇李文成统治，林清和冯克善则作为文、武“圣人”，共同辅佐李文成。“三皇”之外，每卦又另立一宫王。八个宫王是：兑宫王刘国明、震宫王宋克俊（即宋老秀）、巽宫王王修治、艮宫王刘宗顺、坤宫王冯相林、坎宫王尹老德（死后由其子尹振继任）、乾宫王寿光德、离宫王王道隆。宫王之下，又设立八个卦伯，八宫共设六十四伯。他们均受“三皇”的领导。

林清等人还袭用了旧有的官僚机构的名称，在起义过程中，设有丞相、大元帅、大将军、总兵、总先锋、先锋、都兵总管、督粮官、前部总头领等官职。这说明林清起义是把宗教组织形式与军事组织形式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三皇”之称号，深深触动了嘉庆帝的神经，他为之感叹道：“自古乱贼称王称帝者有之，从未闻有僭上古三皇之号者。是世道人心日趋污浊。”这是林清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起义军以“三皇”为最高领导，以八卦为组织单位，分别由八宫王指挥作战，这就使这次起义的指挥比较统一，斗争步伐也比较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白莲教起义时各自为战、独立行动的弱点，加强了战斗力。

会议上制定了这样的起义计划：九月十五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山西因准备工作不好，实际上未有人参加起义）四省八府六十四县同时起义。先由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部半月内到京，和林清领导的京畿起义军会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连嘉庆也看出，这次起义“其心总在图谋社稷，与从前三省（白莲教起义）迥不相同”。这就是说，在嘉庆帝眼里，白莲教起义早不过是一群“往来奔窜之贼”，并未构成肘腋之患，而林清起义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他这个最高统治者，成了整个朝廷的严重威胁。

第三，议定旗号、标志和口号。

会议议定起义的旗帜上写有“大明天顺”的字样，标志均为白色，每个起义者都要用白布裹头系腰，以和清军相区别。口号则规定有明号、暗号，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奉天开道”四字绣在起义者随身带的小旗上，作为号令；“得胜”二字则是起义时的口令，即起义者相遇时，凡能说此二字就可认为一家，不致被误杀。

在道口会议上，林清因考虑到自己的兵力单薄，没有能力夺取京城，于是要求李文成派兵援助。李的部下“请绝之不与，伪军师牛亮臣固请与之”。李文成耐心说服自己的部下，指出：“大事骤起，非广为树敌，何以持久？林清富迩京畿，与之兵，为我牵制官军，使我无北顾之忧，策之上者也。”“众曰‘善’，遂许助精兵一千，诡作商贾，于九月十五日至京助战。”文成于是再三嘱咐林清说：“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最后双方约定：李文成派部下王进道领兵一千先期进京。他们每人脑后剃去发辫一绺，身上斜背着小包袱为暗记，林清派人在北京花市接应他们。

道口会议后，林清、李文成和冯克善即分遣部属赴各地集训教徒，组

织起义。

京郊的起义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

三

嘉庆十八年七月至九月初，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高潮时，社会上也逐渐传开了一些起义的风声。京畿大兴、宛平二县境内就流传着“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河南流传着“若要红花开，须待盐霜来”，“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的歌谣。但是，北京城里的王公大臣、官僚们由于长年囿于舒适、安逸的生活之中，对此却好像完全没有看到和听到一样。有人将林清同太监的联络活动情况报告了清廷步军统领吉纶，可是这位京城警备的最高长官却训斥说：“近日太平，尔何作此疯语耶！”天理教首领祝现的族兄祝嵩山得知林清即将起义的消息后，叫其侄祝海庆立即报告豫亲王，但豫亲王置若罔闻，加以隐庇。卢沟司管河巡检陈绍荣在九月十日，“赴东南乡一带巡查，见该地不种麦子，传询乡民，俱云害怕，不敢种麦，再加诘问，辄纷纷躲避。”后来陈绍荣也将林清要“造反”的消息密报宛平县知县陈钜钊，陈当即又向顺天府府尹呈报，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总须访问确实，此时断不可混拿，恐轻举妄动，激变良民。”因而陈钜钊也对陈绍荣说：“此时断不可拿，只好劝谕无事而已。”候选员外郎安顺也对告密的家奴斥责说：“你疯了，满口胡说！现在太平之时，断无此事，莫说一个林清，就是百个林清也不敢闹事，真是胡说。”统治阶级坐在即将要爆发的火山口上还一味粉饰太平。

然而，山东、河南天理教的宣传鼓动却引起了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并受到严厉地镇压。

嘉庆十八年二月，天理教首领徐安国受林清之命来到山东金乡县，通知当地教首崔士俊说：“今年九月以后白阳劫就要来临，届时老教首要送给每个徒弟一面小白旗，插在门上，准备起义。”实际上是要他做好迎接起义的准备。七月，崔士俊在金乡城西茂林椎牛、设酒享客达八昼夜之久。除了当地的天理教徒外，金乡的县役、营兵也都前来赴宴，热闹异常。他一开始就把这次活动与反清结合起来，公开称林清为教内

的总教师，说林高居“云城”，即远望为云，近观为城。崔士俊为了鼓动与会者入教，还宣传天理教活动的地区非常广泛：南至黄河北至燕，东至大海西至山，其间数万人俱习天理教。他强调说，总教师林清发布的命令是“大令”，全体教徒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徐安国发布的命令是“小令”，也要服从。崔士俊还自称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封其婿李敬修为后军都督，并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开科取士，铨选官吏。李敬修则宣称：“金乡有乡绅宅，异日即为我第也。”这些有鼓动力的宣传虽鼓舞了群众，但也将机密过早的泄露了出去，以至金乡县吴堦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与会者全部被捕。吴堦从崔士俊口中得知他们的总教师是“刘林”（实指林清），“居京南二十里外”，就向清廷火速报告，请兵擒捕。这一事态割断了京畿和山东天理教徒之间的联络。

夜深了，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嘉庆皇帝打了几个呵欠，放下奏章，走近龙床，正要叫人侍寝，忽听外面脚步声急促，人语喧喧。

一名太监进殿报告，军机处遣兵部送来六百里急报，称有要事启奏。

“来人现在何处？”嘉庆皇帝忙问。

太监答道：“在中门外候旨。”

清宫中凡传递重要文书，都要由军机处用银印加封，再交兵部发往驿站传递，速度快慢由军机处司员视情况而定。马上飞递，一般日行三百里。既然是六百里飞报，一定是特急文书，发生了什么大事。

嘉庆睡意全无，叫人立即把急件送上。拆开看时，是河南代理巡抚高杞的急奏：滑县天理教聚众谋反，攻进滑县县城。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旦一个地方起事，势必会此起彼伏，嘉庆皇帝只觉得头晕目眩，惊出一身虚汗，他马上传谕叫来随行的内阁大臣，商讨对策，并要立即派人到河南查明详细情况，准备班师回朝。

滑县起义爆发后，滑县的老百姓个个兴高采烈，扶老携幼到城里瞻仰李文成容颜，祈求保佑。李文成热情接待，嘘寒问暖，并邀请四方耆老，商量策略。百姓们高兴地唱道：“寒霜举义旗，黄花遍地开。砸了县衙门，百姓乐开怀。”

山东西南地区天理教也一同响应，进行了起义：道口会议后，天理教首领徐安国受林清、李文成之命，来到山东西南地区，积极策划反清起

义。他鼓励教徒说：起义后“若得了功，能识字的就给官做，不识字的就给地种”。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这一地区的起义准备工作也逐渐进入了高潮。九月初九日傍晚，二百余名天理教徒在朱成贵、刘允中率领下，潜伏在定陶城下。次日黎明城门一开，起义者出其不意地冲进城内，砸开监狱，释放犯人。接着在巷战中杀死了定陶外委张廷力，然后直冲县衙门。县令贺德瀚急忙出来迎战，被砍了脑袋。与此同时，曹县的天理教徒也在李克让的领导下，杀进县衙内，杀死知县姚国旗及其家属、幕僚等二十八人。曹县营参将刘凤阶听到县城失守的消息后，匆忙带了二百兵丁前往镇压，半路与起义军相遇交火，结果全军覆没，刘凤阶“仅以身免”。起义声势迅猛发展，仅长垣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处，起义军的营寨连绵十余里不绝，旌旗蔽日，声势十分浩大。当地的官僚、地主们面对着这不可遏制的形势，到处拼凑乡勇、团练，妄图拼死抵抗。在金乡，知县吴塔强令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都要操练拳棒和长枪，以防守县城。他还把城外的小村并入大村，组织团练，筑堡据守。起义军进攻金乡不克，转而扫荡各村的地主武装，先后攻破了十七个村堡，剿灭了大批团练和乡勇。直隶总督温承惠忙向清廷“飞书告急”。嘉庆闻讯，命令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会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由北面防御，山东巡抚同兴在东南面堵截；令代理河南巡抚高杞紧守西南两路，防止起义军偷渡黄河向南发展，同时派兵堵住太行山谷；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在太行山外扼要处所驻扎，严防起义军进山；令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命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当时嘉庆对这次起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只把它看做是地方性的小起义，属“疥癣小疾”，虽也指令要迅速“剿灭”，但兵力的调动和部署都着重在“防堵”、“夹击”。只是到了九月十五日林清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事件发生后，嘉庆才从昏愤中惊醒过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转而全力镇压这次起义。

滑县起义后，由于清兵的围追堵截，李文成的队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对此一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行起义。

九月十四日，陈爽、陈文魁等率领大部分起义者潜入北京，傍晚分别到前门外鲜鱼口的庆隆戏园、城内的店铺以及太监杨进忠家住下。一时找不到住处的，就在永定门外的坟地里呆了一宿。十五日晨，又有一部分起

义军战士在李五的率领下，从固安、雄县混进京城。正午，攻打紫禁城的起义如期发动了。但是，在预定召集的二百人中，有的未联络上，有的进城较晚，还有的一时找不到带队头目，结果准时到达集合地点的，总共不到一百人。他们大多扮作行商小贩，挑着藏有刀械的柿子筐来到集合地点，接着就向紫禁城行进。

由陈爽、刘呈祥等率领的东路队伍约二十余人，聚集在南池子的一个酒铺里。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太监刘得才，当即把他们带到了东华门。走在最前面的陈爽等七八人，都披着长衣服，到了门口就径直向里走。守卫官兵上前阻拦，他们立刻从腰间拔出刀来，在刘得才、刘金的指引下向里冲。守卫官兵追进门内，一面关门，一面大喊“捉贼”。这时，只有陈爽、王世有、龚恕、祝真和刘金五人冲了进去。紧跟在后面、正要往里冲的李士安和他率领的十余个起义战士，一看形势不利，赶紧分散。押后的刘呈祥和其余战士也因无法攻破坚厚的宫门，只得各自散开，出城隐匿起来。陈爽等五人进了东华门后，兵分两路：龚恕、刘金由刘得才带领直冲苍震门，准备先杀死总管太监常永贵；而陈爽等三人则杀进了熙和门。在熙和门，正遇见从修书馆里出来的送煤人（他们每日担煤入东华门，送给修书馆烧用，因其面目黧黑被馆中人呼为“煤黑子”）。送煤人不知缘故，大喝道：“你们怎么拿着刀？难道要造反？”陈爽等笑着说：“是要造反！你问这个干吗？”送煤人抄起扁担就打了过来，双方扭成一团。由于送煤人的大嗓门，惊动了熙和门守卫，急忙将门紧闭。不巧，侍卫那伦晚来一步，即被关在门外。那伦是康熙朝内大臣明珠的后代，仰恃祖辈功劳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少时家巨富，凡漆面银器日易其一；晚年贫窶，一冠数十年，人争笑之”。后来进宫当了侍卫。此时，他正在太和门值班，听到起义军闯进宫内的消息后，感到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到了，急忙持枪奔向熙和门，有人劝其“缓行”，他还冠冕堂皇地说：“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等他赶到熙和门时，门已关闭。正在彷徨间，陈爽等人已赶到门下，双方刀来枪往，不几个回合，那伦就作了起义者的刀下之鬼。礼部侍郎觉罗宝兴正从上书房出来，目睹此景，胆战心惊，又看到陈爽等人手中拿着明光闪闪的大刀，正向他奔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犹如丧家之犬，拔腿就往回跑。在景运门值班的署护军统领杨澍增和镶白旗护军校图敏，都闻声提刀跑出，并传集守卫官兵出来迎战。

杨澍增将临时拼凑起来的百余名清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守住苍震门，将冲进去的龚恕、刘金打倒后活捉。刘得才急忙隐蔽起来。刘金急中生智，立即边喊“捉贼”，边举棍朝龚、刘二人身上就打。不料，他的举动早已被人看得一清二楚，立即被捕。另一部分清兵由杨澍增亲自带领至东华门捉拿起义军。杨赶到东华门时，见门已关闭，除留十多名帮助警戒外，率领其余清兵回身追捕陈爽等人。这时又传来了西华门有起义军闯进的消息。他随即带人奔赴景运门、隆宗门，把城门关堵起来。此时，被吓得魂不附体的觉罗宝兴已将消息报告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绵宁慌忙下令取撒袋、鸟枪、腰刀迎战，同时传令各个城门立即戒严。在紫禁城内孤军奋战的王世有、祝真先后战死；陈爽在苍震门以北和两名清兵交手，刚击倒其中一个，就被前来支援的清兵包围起来，他孤军奋战，砍伤官兵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多处受伤而被俘，至此，东路的进攻完全失败。九月二十日，伤势日重的陈爽被清兵绑赴市曹，寸磔处死，为反清大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起义军攻打西华门的经过是这样的：九月十四日晚，太监杨进忠在自己家中会见了刘第五，约定次日以头缠、腰系白布带为接应信号，十五日晨，陈文魁、刘第五率领的西路队伍约五十人，在宣武门外菜市场集合后，都装扮成卖柿子、白薯的小贩，把刀藏在筐内。正午，杨进忠、张太和高广福前来接应，全队迅速把筐子翻倒，取刀在手，一齐抢进西华门内，并立刻把门关闭，以拒官军。然后，太监张太带领刘老二（天理教头目刘进亭之子）等几个起义战士从马道跑上城墙，将写有“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小白旗插上城头，作为向城外起义战士和河南援兵发出的信号。另一部分则由杨进忠和高广福带领，先冲进尚衣监，除躲藏的几个老妇人外，杀害了所有的人。后又入文颖馆，“杀供事数人”。当时编修官陶梁正在室内校点书籍，听到砍杀声后即出门观看，突然一名起义者举着带血的刀问他：“金銮殿在什么地方？”陶梁这才如梦初醒，大惊失色，急忙回身向室内跑，起义者穷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正巧陶的仆人提着茶壶到来，赶紧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被起义军砍了数刀。陶梁逃脱后，立即钻到室中的一个大书柜中，不敢出来，侥幸保住了一条性命。

杨进忠接着又将起义者带到隆宗门，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刘进亭等十余

人会合，准备进攻养心殿。这时，从不远处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喊杀声。杨进忠定睛一看，隐约看到杨澍增带领几十名清兵正向隆宗门追来，急忙溜回菓房，躲藏起来。

起义军攻进皇宫，打乱了统治者的方寸，犹如晴天霹雳，令其猝不及防，乱作一团。平时作威作福、神气十足的王公大臣、皇子后妃们，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礼亲王昭槎、庄亲王绵课、贝子奕绍等人还算胆大，居然要进宫救援。可是一进神武门，便不约而同地转到皇宫西北角的城隍庙前不敢前进。继而看到聚集的官兵不满百人，余皆仆隶，更使他们不敢妄动。随后来到的成亲王永理，喝得醉醺醺的，虽然凭着酒劲口出狂言：“何等草寇，敢猖獗乃尔！贼在何处，俟吾手击之。”但也不敢前进一步。这时，掌握火器营事务的镇国公奕灏提议说：“是日火器营官兵，皆聚集箭亭，以备拣出征（按指去河南滑县镇压李文成起义），可招而至也。”众人犹如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齐声高呼：“君言大是。”奕灏随即前去调兵。与此同时，惊魂未定的绵宁也急令总管太监常永贵传话，命令各营步军及火器营兵等各携枪枝、弓箭和腰刀，速至各处搜捕捉拿起义者，以解救宫内危急局势。

起义军来到隆宗门时，见门已关闭，于是找来两根杉篙，猛力撞门。里面的清兵从门缝里射箭抵挡，刘进亭等十多人在门外猛力攻击。这时，镶黄旗护军校德楞额怀揣门上的合符从门外一间北屋走出，马上被几名起义战士围住砍了三刀，当即昏倒阶下，形同死去（第二天拂晓才又苏醒过来，侥幸保住了性命）。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有五六名起义者从门外诸廊房爬上墙头，准备从西大墙跳进院内打开隆宗门。常永贵提醒站在养心殿石阶上焦急等待援兵的绵宁说：“若不用鸟枪拦打房上、地下之人，无所施力。”绵宁只得硬着头皮瞄准起义军放了一枪，一名起义者被打落在地，但其他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依然站在墙上。其中一名小头目还手执白旗召唤门外的起义者，不幸又被绵宁的冷枪击中。不久，成亲王永理、镇国公奕灏等人率火器营兵千余人，庄亲王绵课率百余人并数十名矛手，陆续开进神武门。礼亲王昭槎顿时来了精神，也在后面督率官兵前进。超勇公海兰察的儿子安成畏缩不前，昭槎就上前抚着他的脊背鼓励说：“君乃勋巨世荫，不可有坠家声。”安成只得随队前进。这时，从慈宁宫伙房传来了阵阵枪声。原来是庄亲王绵课正率兵追杀起义者。他先

用箭射倒一名起义战士后，就指挥官兵枪、箭并发，其他几名起义战士抵挡不住退至隆宗门。庄亲王绵课、安成和奕灏先后追至隆宗门下。这时，起义军头目李五正将门外值宿者的被褥抢到房檐下，准备纵火焚门，绵课等人指挥清兵向起义者猛烈攻击。在强大敌人的反扑之下，有几名起义军战士被俘，剩下的李五等数人势孤力薄，不得不迅速南撤。在武英殿东的御河旁边，有几名起义战士奋勇抗击追赶的敌人。但因清兵人多势众，无法抵挡，他们有的战死，有的纵身跃入御河，宁可死也不愿成为清军的俘虏。死也不愿落在清军手中。其他被打散的起义者，有的匿于城堞、草丛中，有的藏在夹道子里或五凤楼上，准备伺机打击敌人。李五本人也在宫内一名工匠的指引下，藏进御刻石榻间。还有几名起义战士在高广福的带领下，手执写有“奉天开道”的小白旗奔上南面的紫禁城头，高呼着口号迎击追捕的敌人。高广福不幸被奕灏一箭射中，自城楼跌地摔死。其他的起义战士在力战之后纷纷跳出城外，有的被摔死，有的被俘，逃得性命者都迅速离开了北京城。

天色渐晚，留在宫墙上的起义战士依然昂首挺立于城头。清兵一窝蜂似地在城下拥来拥去，但没有一个人敢往上冲。礼部尚书穆克登阿忧虑地对礼亲王昭梈说：“天已昏黑奈何？”昭梈强振作精神说：“今十五夜，有月光照耀。”盖安众心也。穆克登阿仍不解其意，说：“月光终不及日。”昭梈“即指心以示”穆克登阿，穆乃改口说：“月光固皎如昼也。”以此为清兵打气。为防止起义军乘黑夜突围，昭梈亲率火器营兵数百人屯于西华门侧，成亲王永理又命护军统领石瑞龄、义烈公庆祥、散秩大臣绵怀、副都统策凌等人分守四个禁门，加派庆额及其所管正蓝旗护军营弁兵守卫西华门。半夜时，太监张太由城堞蛇行至东华门，伏于马道上，被奕灏擒获，清廷始知是宫中的太监把起义军引进了紫禁城。到了下半夜，起义者正打算火烧午门上的五凤楼，借机突围。不料霎那间，雷声大作，暴雨如注，焚楼突围计划无法实施。在清军的枪林弹雨之下，起义者只得四散隐蔽。

十六日天明以后，清兵仗着人多势众，在昭梈、永理等亲王的率领下，四处搜捕起义者。经历了一天激烈战斗的起义者，这时尽管已经饥疲不堪，许多人还负了伤，但一旦被清兵发现，无不拼命抵抗。当清兵搜捕内务府衙门时，藏在那里的一個起义战士出其不意地一跃而出，挥刀砍中

一名郎中的肩膀，随即逃走。另一名战士在五凤楼被宗室果齐斯欢发现，他毫不畏惧地挺刃搏斗，直至力尽牺牲。还有一个叫张文得的起义战士，原来藏在一个夹道子里。当看到一名起义者被一个官员杀害后，当即奋不顾身地向这个官员扑去，顺手拾起同伴掉在地上的刀将官员砍倒。接近中午时，庄亲王绵课率领长枪手数十人来到昭槿面前，两人“筹画兵食”，决定派人到街中购买饼饵。午间，绵课亲将饼饵散给清兵，“数人共一枚，不足充饥”，昭槿立刻“修书寄家中，命运米数十石以供军食”，至晚米至，饥饿了两日的清兵才得饱餐。日落时，在御书处巡视的一个火器营兵听到石隙中有人说话，赶紧报告昭槿，昭槿立刻带兵前去搜捕。藏在其中的李五等人即以饥饿疲惫之躯与敌人顽强肉搏，有的战死，有的被活捉，李五本人身受重伤，当晚壮烈牺牲。至此结束了西路的战斗。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起义者这种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精神却永远值得人们钦佩、颂扬。

在击溃了进攻紫禁城的起义队伍之后，清廷上下仍然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十六日黄昏，紫禁城内谣传起义军正向西长安门发起进攻，礼亲王昭槿即命传集官兵，“列队以待，兵士有惊诧者”，昭槿大怒，欲将其“正法，众乃帖服”。过了一会儿，见是古北口提督马瑜率兵来京，一场虚惊才算过去。十七日晚间，紫禁城外又盛传京城西南隅的太平湖“业已接战”，“西长安门已破”。守午门的清将策凌得此消息首先开门逃跑，宫内的亲王和大臣们也吓得变了脸色。一直折腾到下半夜，并没有发现一名起义军战士，真是草木皆兵。十八日，昭槿、绵课率兵在宫中搜查时，发现了编修官陶梁。这位老爷已在大书柜中躲了三天三夜，连吓带饿，此时已奄奄一息了。

紫禁城之战发生时，嘉庆帝正在承德。十六日，他接到皇次子绵宁《枪毙贼匪折》后，得知起义者攻入紫禁城内而惊恐万状，“垂泪览之……笔不能宣”，马上启程回京。当他行至白涧行宫，虽然又从王大臣的奏折中得知起义基本被镇压，略微放心，但预感到起义对清朝统治的严重威胁，急令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接着又连下三道谕旨，其中一道谕旨赞扬绵宁“身先捍卫（禁宫），获保安全，实属忠孝兼备”，特晋封为智亲王，加倍给予俸银一万二千两；另一道谕旨称：“贼匪擅入禁门，步军统领吉纶、左翼总兵玉麟毫无觉察，其罪甚